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故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𤥴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中書臣朱炌

謄録監生臣汪緣

詩故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按詩故十卷明朱謀㙔撰謀㙔字鬱儀寧獻王七世孫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事蹟具明史諸王傳中是書悉以小序首句為主畧同蘇轍詩傳之例而參用舊說攷證之大旨宗法漢學故與朱子集傳往往異同其

以故為名意葢有取也中間偶立異說如以小星為暬御入直以斯干為成王營洛周公所賦之類雖未免失之穿鑿然其學有根柢故參考互証往往能自出新意不為陳因蹈襲之論終非空言說經者所得而相擬矣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故卷一

明 朱謀㙔 撰

周南者何岐周之風也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風之南也八風寒燠異德升降殊情不為振掉則為凄戾唯南風祥和啓達長養萬物有豈樂而無怫鬱文王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也召公分陜矣何以稱南其化同也造王業之本莫如周南成王業之效莫如召南故大胥鼓南而鼓鐘以

雅以南有旨哉

關雎后妃之徳也何以言徳廣嬪御厚國本也國本莫重于嗣續婦徳莫難于不妬太姒能求庶女於窈窕側陋之間廣為則百斯男之地厥徳又何加焉雎鳩王雎亦謂之鶚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名之曰鷲亦名白鷢不類皃鷲也此鳥鷙而善漁每得隈潭隩渚輙盤飛雲際哀鳴求類而後下集焉非為其有別也窈窕猶言穿窱謂窮巷深閨淑女之所在非

幽閒貞靜之說也荇菜葉紫莖白脆美可茹其葉始
卷而漸開黄花六出今人不復采取第名之曰豬蓴
關雎一詩初非難說而毛韓齊魯各立異義良由辨
物未明比興失所守師說者愈精愈遠愈索愈疎三
百五篇用是不復得其故矣
葛覃后妃之本也何以言本内教之所由立也太姒位
乎正嫡廣求庶妾並處宮中不有所以教之得無安
于怠荒乎蠶桑者后夫人之所有事而葛枲細務則

庶婦之職也太姒以身率絺綌服之無斁蠶桑可知矣言告師氏太姒自寧其親也薄汚薄澣歸寧父母語庶妾也示之勤儉教之孝思非政本乎萋萋狀葛之始茁莫莫狀葛之成就莫莫云者誕節之謂非茂密也私者親體之袙服衣則洩暑之常衣非燕服褘衣之謂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何志乎志遠人也丈夫有事四方無所庸憂文王則患在羑里禍有靡測是以徬徨不安

永懷無已耳序乃謂求賢審官不幾侵公事已乎

樛木后妃逮下也何逮乎能以恩意接下使不自塞也上之臨下志于威嚴則其情不通志于妬忌則其生不遂能忠能恕上下泰然樂可知矣葛生山谷間附木而起長二三丈藟亦葛類又名巨苽本草所謂千歲藟也葛藟得託樛木以遂其生比庶妾因后妃而進御所謂樂只福履則頌禱之詞耳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非也衆妾相安相樂之詞也螽

類有五在爾雅此土螽也其種獨蕃秋冬之際千百為羣飛集田野絶不相害非以股鳴者振振言其衆盛非仁厚之謂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非也后妃荅樛木也凡木美實者未必美華即華美矣不能早實唯桃華豐豔三年以上便能作實以比衆妾年少色好又宜子也大學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非君夫人能教國乎

兎罝后妃之化也非也文王之化也文治于岐四方無

侮寢甲止戈武夫無所效其用相與優游田野從事
罝罔以銷磨其壯心焉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計其
才也以此才而野處若深惜之實爲國家治平喜矣
免道爲逵往來有常所謂中逵自是免逵非九達之
逵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非也周民室家樂完聚也無征戍則
民安其業室家無復離析死亡之憂所當恤者產難
而已采芣苢宜產也治平之象溢於言表矣此其所

以為風乎

漢廣德廣所及也孰及之文德及之也岐周處西北而江漢實在其南文德被乎南國南國之君思欲奉戴猶畏紂之暴虐有不敢先賦此以見志曰喬木曰游女喻文德之可歆豔非犯禮妄求之説也錯薪也楚也蔞也皆可刈之物也以錯薪翹翹秀起姑欲待其黄落但刈楚及蔞而已喻惜名分不欲先去紂也孰能先我歸周我當秣其馬而從其後矣

汝墳道化行也曷行之行東諸侯也東諸侯服文徳而朝周者必由汝墳而西故遵汝墳者往見伐其條枚今則伐其條肄計已經年而始一來感其聘問之曠也既見君子不以曠而棄我又私喜𡖈唯是王室虐燄如燬不遑寧息故有曠也敢貳心哉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於漢廣汝墳而見之言婦人能閔君子者何足以語此楚人謂火曰燥吳人曰焜齊人曰燬此稱王室如燬則齊語𡖈故知為東諸侯之詞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曷應之成王業者應之也周南關雎以至桃夭家之齊兎罝芣苢國之治漢廣汝墳則天下其將平矣然而大統未集文王即世向非武王周公繼述厥志王業何由而成乎麟神物也世不槩有以比公子公孫不世出之賢聖耳曰子曰孫曰族舉皆賢聖非一故稱振振

名南

鵲巢夫人之徳也夫人始來于何見徳乎于其能將媵

娣俱來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姪娣是

嘗有挾忌心不與姪娣偕行者夫此夫人獨能將之

故作者樂歌其事焉鵲工為巢綢繆堅固喻君夫人

有國有家鳩拙於巢或託鵲巢而乳子則姪娣自喻

也傳謂鳲鳩均壹之德以比夫人殆不然哉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何以不失職祀以其時也祭有禴

有烝烝以進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歳味莫先于蘩

孟春芽始數寸香脆可珍碧葉白毳故謂皤蒿物雖

微而敬薦之可謂能修常事矣被者祭服之通名少
牢饋食主婦被裼衣侈袂薦自東房是其事也傳以
被為首飾箋又改被為髮何其鑿邪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夫婦一體也遠離之久感
時相念情之正也何必謂其以禮自防乎草蟲者蜻
蛚寒蛩之總名張衡所謂大火流草蟲鳴是已阜螽
即周南所謂螽斯也草蟲喓喓阜螽趯趯深秋候也
采薇采蕨季春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

吉凶莫卜是以用憂豈感物而興男女之思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何循乎法度善其能教女也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之公宮祖廟已毀教之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采蘋藻以芼魚也奠于宗室牖下教成之祭也不舉其物而舉所芼貴躬采也曰季女大夫之妻之女也

甘棠美召伯也何美乎為其分陝能奉王政以正諸侯

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江漢之間附庸小國實賴之以安焉故託喻甘棠蔽芾之及物以志感豈聽訟棠下之説乎

行露名伯聽訟也此非也嫠婦執節不貳之詞也唯野田草萊之區乃多行露唯鰥夫嫠婦乃有逮獄之婚録是詩者明露屋草茅習俗亦美也多露沾濡之可厭我常夙夜謂其可厭矣喻潔已之有素也雀無角而穿屋鼠無牙而穿墉猶我未嘗許嫁妄致我于獄

訟耳

羔羊鵲巢功致也此序非也南國大夫能節儉也諸侯狐裘大夫羔裘士羊裘制也此宜羔裘而羊裘以是知其能儉服羊裘而委蛇自適無不足之色以是知其能節古者五羊而成一裘百里大夫五羖見稱即其事矣紽緎皆五知其皮之五也羔裘之直敵數羊裘以尚節儉故寧羊裘

殷其雷勸以義也此士妻之詞也按周制大行人司儀

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小雅偕偕士子朝夕從事是已曰振振者衆詞也從者非一我所懷之人可少休矣何為獨勞王事乎雷無形象猶有聲響可求不在山南則在山北君子行役顧不知所向往盖傷之也

摽有梅男女之及時也非實男女也處士樂及明時效用也月令孟夏賛桀俊遂賢良行爵出禄必當其位故徵聘之典行焉梅實隕落正其候矣此時束帛之

典不及必且後時矣故託士女相求以明志

小星惠及下也非及下也暬御入直居寢之詞也古者王公臨事則有瞽史之道居寢則有暬御之箴莫非賢也賢者在事故能安命而述職言列宿在天小大異象王臣從政貴賤有等才有賢否位有崇卑各盡其職而已參昴以喻大臣小星則自擬也列星之中唯北斗參昴最為著見夏小正於參昴之伏見也屢書之入直者因所見而興詞唯其入直居寢是以抱

衾與裯豈賤妾進御之謂乎

江有汜美媵也何美乎以其不克與嫡偕行能待命於國無貳志也水已決去而復入者為汜岐流為渚别出為沱汜也渚也沱也媵自喻也言江水同源尚然有汜有渚有沱我自它國來媵寧能必其與嫡夫人偕往乎不怨不以而猶望其悔悟之萌可謂厚矣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非無禮也嘉其亦猶行古之道也上古昏嫁以麗皮為禮此以白茅包束麕鹿則麗皮

之遺俗也誘之云者麗皮導其來聘之禮也稱尨吠
知為山谷野鄙之氓也士以茅束麗皮而來女則拖
衿結縭而往畧繁禮尚真淳宛然羲皇上世之風矣
二南之詩有美而無刺其述風化事行往往在乎景
象之間不因言語文字而盡之學詩者所當知焉俗
儒不通斯旨至謂此詩為淫奔而欲删之如其愚如
其愚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非美王姬也美武王之能以女下

嫁于齊也唐棣之華翩其反而語其能下降也故以興王姬之肅雝焉桃李異色同時並盛故以興王姬齊子兩貴之相當絲緡皆釣具絲以取小魚緡以致大魚各有宜也唯齊侯之子乃足上當平王之孫耳始周公未定謚法之時於文考或稱平王或稱寧王毛傳釋平王為文王是矣彼平王宜曰齊侯諸兒烏足以汚名南邪王姬適齊實昉乎此帝乙歸妹之例也故謹存之

騶虞翳巢之應也非應翳巢也記仁愛之及庶物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一以除田害一以講武事葭蓬之茁則春蒐矣葭蓬記其時豝豵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吁嗟乎者隱痛之詞也呼騶虞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五豝而取一焉明不揜羣也六騶羣騶事在左傳山虞澤虞屬在地官七騶咸駕著之月令騶虞之為官也顯矣而毛傳遽為白虎黑文之說夫白虎黑文爾

雅釋獸所不載豈其然乎

詩故卷一

詩故卷二

明　朱謀㙔　撰

邶鄘衛商紂畿內地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其南謂之鄘邶鄘以東謂之衛始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為殷後而使管叔蔡叔霍叔往監之是為三監武王崩武庚叛周公討三叔而誅之更建邶鄘衛而分治其地衛則康叔是已邶鄘之封莫可考厥後亦并于衛故邶鄘之詩皆衛詩也仲尼録詩宜若可没邶鄘矣然

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柏舟言仁人而不遇也所謂仁人莊姜是巳奚必頃公之世乎耿耿者伏枕終夕如有所聞也棣棣者自反之詞威儀棣棣自反而有禮也愠處憂戚之間記稱憂斯愠愠斯戚是巳以怒訓愠則悮矣微者虧也謂日食也莊公失道反常如日虧其明非嫡庶之喻

綠衣莊姜之傷巳也既失位嬖妾得以相陵也是詩前

二章以綠衣比嬖人後二章以絺綌自比命數之涼薄綠兮絲兮當作絺兮綌兮傳寫之譌也章法則然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孰為妾陳女戴嬀是也燕之往來必雙故曰燕燕其飛也一上一下故曰頡之頏之言於戴嬀在昔興居未嘗或離如雙燕然今當長別能勿悲乎任以應物言塞淵以處已言縝密無所失之謂塞靜定能鑒物之謂淵淑慎其身先君之思皆勗詞也云淑慎者猶曰善自珍攝耳

日月莊姜傷已也非傷已也傷州吁之亂衛也吁弑君篡立敢為悖逆不復名分之畏知其終不能定衛矣日盈月虧晝夜代明自古而然以喻君臣名分之有定也方其作逆我嘗以是教戒之終不我聽奈之何哉

終風莊姜傷已也非傷已也傷州吁之當見討也暴風終日拔木飛砂亂常甚矣喻其弑逆之事也異常之風非雨不解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將雨之候矣喻州

吁之將見討也我以正而教戒之彼第謔浪笑傲以應之如是之人其能免乎寤言不寐憂之以廢寢也願言則嚏願言則懷謂我有所感悟願與之言也豈宰醜莅殺之謀既已聞之莊姜乎

擊鼓怨州吁也踊躍用兵言州吁之志也不我以歸憂敗亡也爰居爰處據兵車而言也車恃馬以行馬之既喪敗可知矣敗則亡于林下而尸之邲之戰趙旃棄車而走林者是也死生契濶夫妻始焉約與偕老

之契甚濶遠也今迫死亡濶遠之契不我展矣偕老之言不我信矣

凱風美孝子也寡母不安其室七子自責以諷之幹母之蠱矣棘心棘栽之始則生稺弱之名也至于薪則材成矣黄鳥鸝也睍睆當作睆睆羽毛光華貌傳寫之誤也韓詩傳作簡簡黄鳥例可推矣

雄雉刺衛宣公也宣公不恤國事軍旅數起男女怨曠之詞也雉性妬壟護疆飛不越域其髙不過丈修三

之雄雌雌應兩相依也君子獨從役遠去其存其亡
杳不可知曾斯雉之不如矣瞻彼日月朔望盈虧者
凡幾見矣道雖云遠亦可來矣百爾君子何其不知
德行而我君子獨以德行見用乎然德行又豈難知
哉若能不忮不求則無往而不可適矣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事載左
傳縱欲瀆倫甚矣故國人亟舉悖理亂倫者反覆以
刺之匏為腰舟所以利涉也方其有葉之時濟渡之

水正深矣垂帶而涉曰厲涉之淺也褰裳而涉曰揭涉之深也今曰深則厲淺則揭何其悖哉雄雉雊而雌應之常也濟之方盈以舟不以車理也今曰以車濟盈以雌求雄得非反常乖理之舉乎昏禮用雁何也以其夕則水宿旦則雲飛秩然有序不亂倫也今烝庶母而生子謂之何哉招招舟子以濟處方深不可徒涉也一舟所濟非一人故曰卬須我友安得犯險徒涉以取覆敗乎

谷風刺夫婦之失道也蓋賢婦見棄于夫之詞也采葑非者用其葉而存其根須其葉之復生也令并根而去之無復生理矣是婦必以無子見去故為是言非謂容貌之衰也方舟泳游喻其治家之曲折得宜匍匐救喪喻其供億之無所缺乏昔育字誤當曰昔者恐育鞠末章不念昔者可證有洸有潰言其訣去如水之流不可復反也既詒我肄斬絶之辭也肄與汝墳之肄同塈與旣通左傳猶懼不旣謂始至也

式微黎侯寓衛其臣勸之歸也中露露中言無芘覆但露宿也泥中猶言塗炭言無安宅也

旄丘責衛伯也黎侯為狄所迫去而寓衛久不得歸黎大夫責望之詞也晉景公滅赤狄數其罪仲章而奪黎氏地事在衛穆公時則知黎之寓衛在成穆間矣叔兮伯兮謂同姓之諸侯孤裘蒙戎則謂黎侯也不得于衛而屬望諸侯亦可悲矣瑣尾流離之義當如朱傳

簡兮刺不用賢也簡兮簡兮擇才之精也方將萬舞僅
用之為籥師也以俁俁之貌如虎之力在前上處宜
觀表而知裏矣乃卒事之際公但錫以一爵與煇庖
閽寺無異何其無知人之鑒哉是以思西周庸庸祇
祇之君耳籥但三孔左手以三指抑揚而吹之郭訓
是巳榛者木下小栽非栗屬也苓即苓耳非大苦也
皆在遠難可詳察之物

泉水衛女思歸也泉水即衛之百泉泉在衛北淇在衛

南北高南下故泉水趨淇喻巳思歸宗國也瑕者過差之詞不瑕有害猶言不甚害義也隋志邢州内丘縣有干言山内丘在衛東北邶地也故附之邶詩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非刺也録賢大夫也斯人既典國政復從王事亦重臣矣而曰終窶且貧室人交謫其廉潔之守幹濟之才存乎言詞之表矣無所怨望唯命是安得非賢乎敦厚也謂厚有所加及也

北風刺虐也非刺虐也異姓之臣違亂也北門蓋同姓

大夫國雖危亂義不可去此則異姓而仕衛者也道不行言不用第有亟去耳風雪交作之際莫不閉藏與室今則相與衝冒而去知其亟于違亂耳是尚可以虛徐邪狐者妖獸鬼之所乘烏者鬼雀鳴則凶咎所見無非二物喻在朝者皆不祥之人也

靜女刺時也何刺乎刺淫奔也曰靜女曰彤管男悅女之詞也夫淫奔密約而他人歷歷言之其惡寧可揜乎內則婦事舅姑左佩刀礪觽燧右佩箴管所謂彤

管即所佩之箴管耳牧者園人所居荑則芳潔之物新臺刺衛宣公也新臺之役莫不非議雖執土木之人猶能泚然而愧況衛君乎河水瀰瀰喻其淫佚汚濁之可厭也籧篨戚施胥臣所稱八疾之二皆人所棄者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汎汎其景言二子逐流而去無復形景來歸也養養猶言怏怏憤鬱不平之意始焉猶望其能來不瑕有害則決其已死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宣公烝于夷姜而生伋公子頑通乎宣姜而生戴公文公宜乎中冓之言不可道矣茨謂茅之有次第者所以覆牆也梓材稱既勤垣墉其塗墍茨即是茨矣毛傳朱傳並謂蒺藜何其謬哉中冓猶言中垢宮中垢穢之行也欲雅言之故變垢

稱冓

君子偕老刺宣姜也副者覆首之飾編髪為之笄以連副珈以飾笄唯后夫人得有之翟謂貫珠為翟以冠副笄之上非刻繒以飾衣也承以鬒髪象揥其可知已如山如河如天如帝皆謂威儀莊嚴可敬憚也目中白處曰晳眉上廣處曰顔揚其目則晳見而顔動是貴倨之狀有是威嚴舉國皆尊仰之奈何甘心汚穢以自辱乎斯言外意也

桑中刺奔也沬即妹邦朝歌以北之地也唐蓋北方蔬

屬故毛傳以爲菜名非兎絲也唐也葑也麥也皆易求之物喻孟姜孟弋求之易許也桑中蠶妾之所聚上宫樓閣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歡于上宫耳姜齊女也弋莒女也庸則鄘女其邑人也

鶉之奔奔刺宣姜也奔奔猶言賁賁鶉盛氣而怒也彊彊鵲有定偶不相亂也鶉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鬭鵲則傳枝而孕初不以形接也此刺惠公不能防閑其母使公子頑得通之耳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懿公為狄所滅文公繼之徙居楚丘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衛人悅而歌誦其事焉作宮作室土木大興即通商惠工之事矣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務材也夙駕桑田訓農也星言夙駕戴星而駕也也人猶言此人謂勸農之倌也不獨勸農者秉心塞淵謹於奉職即牧馬之校亦咸得其人故所牧之馬騋而牝者至于三千極言蕃庶耳

蝃蝀止奔也非止奔也敬教乎内也文公懲衛之難由

乎縱欲亡禮故為是詩使瞽史朝夕諷誦于宮闈之內以示教戒焉陽蘊于上陰蒸于下二氣交搆而為雨陽蘊已解陰蒸未已則折而為虹霓朝謂之隮暮謂之蝃蝀是地氣之淫也冥漠若無眹兆倏爾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曖昧之事終不可揜也借令縱欲之人不恥淫奔獨不為性命惜乎禮所謂命以防欲是已

相鼠刺無禮也非刺也文公勸學也鼠有齒而無牙竊

食偷生不能大害見人猶生畏心似有廉恥節儉之
尚在位者竊位尸居肆欲無厭不以禮度自檢有愧
于鼠矣人而無止正謂止足之分非容止也
干旄美好善也非好善也文公授方任能國人歌其事
也鳥隼曰旟大夫之旃也畫鳥隼于帛謂之干旟注
旄牛尾于干首謂之干旄析夏翟之羽以為緌謂之
干旌實一物也素絲者御馬之轡也轡有六曰四曰
五變文叶韻耳言大夫乘是車馬建是干旄出入都

鄙尊顯光赫矣不審以何者嘉謨嘉猷入告我君于內乎

載馳許穆夫人閔宗國也

衛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衛武公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而賓之初筵抑抑威儀皆其所自儆之詩悅禮好文可槩見矣河朔無竹淇澳獨産故其詩曰簻簻竹竿以釣于淇非王芻也淇之綠竹猗猗以興武公特稟異

氣而生也有切磋琢磨之功乃後有琇瑩會弁之飾兩章後先相應耳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所謂恂栗者戰戰兢兢制節謹度之謂也所謂威儀者臨民以莊尊其瞻視之謂也如金如錫語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語其能圓能方也車箱而上高三尺三寸横一木謂之式自式而上二尺二寸復横一木謂之較古人立乘凴較有所致敬則俯而凴式自式而上得較故曰重較大夫過二人則式國

君唯式宗廟餘無所式矣登車而倚重較易於矜嚴者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歡宴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圓之相濟者也

考槃刺莊公也非刺莊也美遯世者之無悶也考者尋討之義槃謂樂也古言考槃猶今言尋樂耳或澗或阿或陸無往而不適或寤而言或寤而歌或寤而宿無適而不獨自以明遯世之志專一也薖與輠通劉向別録所謂炙轂輠髡是也軸以運車輠以脂軸𨋼

者皆進退自得之喻非寛大盤桓之説

碩人閔莊姜也非閔也葢述莊姜始自齊來適衛也錦衣褧襜夫人嫁服也手如柔荑語指之秀而銳也膚如凝脂語肌膚之白而澤也領如蝤蠐語項之白而延也齒如瓠犀語齒之白而齊也螓蟬之小而有文者螓首語額之方廣蛾眉語眉之曲秀孽孽字韓詩作巘訓長貌朅字韓詩作桀訓健也

氓刺時也何刺乎刺淫奔者失身也抱布貿絲知所誘

者鄙夫也子無良媒知未嫁也乗垝垣而以賄遷知竊藏逾牆以相從也三歲食貧賄盡而厭弃之也兄弟咥笑知見弃而返于家也淇岸隰泮則總角相夸信誓之詞也里女失教不有其躬終見弃黙悔恨何及孔子録之所以昭世戒者深矣

竹竿衛女思歸也淇流廣大故多舟楫之嬉女伴羣出縱觀相與巧笑而佩玉盖若江南觀競渡者述衛俗也思衛者發乎情也以遠兄弟父母為嫌者止乎禮

義也此竹竿所以見録乎

芄蘭刺惠公驕而無禮也非驕而無禮也刺其縱母之欲無制彊解難之才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有如觿狀其葉亦頗似韘韘以韝彄觿以解結各成其用芄蘭徒有形似耳喻惠公徒有國而無威嚴以制子頑也容兮遂兮容忍不斷使得遂其惡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而思宋也一葦抗之謂河方氷時布一束之葦便可履之而度非用蘆葦渡水也今

遼左氷結布輦度車馬猶然崇者峻極之謂不崇朝言不極一朝之久也

伯兮刺時也鄭康成以為衛宣公從王伐鄭時詩然鄭在衛南即不得言自伯之東矣若文公以後徙居楚丘衛又偏在東北無所事于東矣豈東備山戎東胡之屬故爾久役乎首疾猶言疾首也諼草忘憂之草即鹿葱也言不得此草憂不能忘是以使我心痗耳

有狐刺時也何所刺傷貧困也狐性多疑當河氷初合

未肯即度必伏跧岸下審無流澌之聲乃始度焉此云狐垂尾而在淇梁大寒之候將至矣彼之子者終窶且貧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乎此我所以用憂也

木瓜美齊桓公封衛也非美桓也蓋刺苞苴之禮公行也木瓜木桃木李皆刻木為果以充籩實者物至微矣報以瓊琚瓊瑤瓊玖而猶若有歉焉又為遜順之詞以導之政以賄成有如此

詩故卷二

詩故卷三

明 朱謀㙔 撰

王

黍離閔宗周也何以閔閔東遷之失謀也西周政令所以能行乎諸侯者非徒文武成康之徳亦以地勢險固足食足兵可以東制諸侯之命耳幽王雖死驪山犬戎無盤據豐鄗之理乃因一敗遽爾東遷有識之士於其行也痛悼失圖故賦此詩黍稷離離下垂而

碩猶有憂者中心思惟而傾其首也陳平深憂呂氏之亂陸賈入坐而平不見賈是其驗矣非故宫廟盡爲禾黍之場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非刺平也傷周弱也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四牡皇華之勞入有杕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爲盛典而寵榮之也逮夫東遷政在諸侯而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昔時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孔子録之正以傷周

室之日微耳不知其期曷至哉七言通為一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非閔周也君子為貧而仕畀官也所謂畀官則籥師也房者俎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魯頌亦稱籩豆大房萬舞洋洋盖房俎籥舞俱在堂下故曰招我由房非路寢之房也教者燕舞之位樂記所謂綴兆是矣

揚之水刺平王也

中谷有蓷閔周也非閔周也凶年饑饉女子自傷困窮

不能朋其母家也萑名芄蔚亦名益母因舉益母而知其為念母家因遇人之艱難而知其為女子也昔曾子覩益母而興悲殆有感于是詩乎

兔爰閔周也非閔周也君子哀時命也兔狡於避禍雉拙於自免二物小大相等故古人並舉之内則雉兔皆有芼孟子雉兔者往焉是也兔以喻小人雉以自喻爰爰緩意謂能以狡自緩其死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非刺也諷王親其族類以自立也

鄭伯朝周王不禮焉周桓公諫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葛藟之諷殆為是乎

采葛懼讒也葛善攀附蕭艾並善蕪穢皆喻小人之黨也好讒之人醜正惡直唯依阿鄙賤之是近故我一日不見遽已相忘不啻三月三歲之久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非刺周大夫也商者之婦寄其夫也周之地狹民衆多賈齊魯梁楚仰機利而逐末業輕

去家室其妻重于攺適故賦此寄焉大車牛車任載者非大夫車也毳衣毛褐將車者之服非毳冕也我見毳衣之人數將牛車而來子獨不歸疑棄我矣我欲他奔猶畏子之或來有所不敢唯誓死以待之此其俗猶有足稱者焉

丘中有麻思賢也非思賢也商者荅大車也子言我久不歸資生無所然丘園之中有麻可績有麥可食有李可穀也凡此三物足以留子我亦將施施而來與

子共之美貽我佩玖者感其異室同穴之誓寳重其言如瓊玖之可佩服也録此二詩見周俗忠厚尚禮有如此

鄭詩二十一篇始武莊終忽突皆國事也其它亦多賢人君子之詞而宋世之儒誤釋放鄭聲一語遂去小序盡以淫奔目之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措諸文詞是為詩被諸管絃音律是為聲鄭音好濫而淫志者故仲尼放之豈緇衣仲子諸詩乎

緇衣美武公也周人之詞也桓公以鄭伯入相于周死犬戎之難武公繼為平王司徒世善其職故周人歌之適謂安適其館舍也若謂稟餼之不繼而欲還我將授子以粲焉是皆勉留之意也蓆有四訓毛傳訓大韓詩訓儲許慎訓為廣多唯朱傳訓為安舒者得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莊公志在除段欲其積釁累瑕而後動鄭人已知之審矣故託為公拒祭仲之詞以杞桑

與擅比叔段不欲即折喻欲待其自斃耳

叔于田刺莊公也非刺莊也著叔段之得衆也于田取禽也里塗曰巷里巷者細民所居叔段處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令乃獨為里巷小人所好是速亡之道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非刺莊也著叔段之繕其甲兵也稱大叔者左傳所謂京城太叔是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所將者清邑之兵也曰彭曰消曰

軸三境之地師所次也駟介者兵車之駟也車上載兵獨稱二矛者舉兵之最長者以該之左旋右抽者三軍之左右皆潰散而歸清邑也獨髙克所將中軍在爾

羔裘刺朝也非刺朝也美賢大夫也古者君狐裘大夫緇衣羔裘以羊性剛直可尚羔又柔澤温煖可親加以豹飾又表其武三德具備故曰三英語此大夫之德足稱此裘也舍命不渝守死善道也豈叔詹子皮

之徒與

遵大路思君子也非思君子也賢者以道去國也遵大路其去明也寁者速也不寁故者與聞政事已久志好浹洽非新知比也此蓋託為挽留者之詞嚴粲謂鄭莊公殺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殆有為哉

女曰雞鳴刺不悅德也非刺也賢夫婦交相警戒之詞也稱士女始婚者也弋鳧雁丈夫之事也調五味中

饋之職也琴瑟静好養德之具也宜其酒餚以奉賓客所以成德也古者子事父母左右佩用紛帨刀礪大觿小觿金燧玦捍管遰木燧謂之雜佩非珩璜琚瑀之屬也宜言飲酒與子偕老者言調和滋味佐酒以勞慰其夫願執此道偕老而不廢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何刺乎追刺之也忽以不昏于齊遂無大援終見逐于鄭國人追刺其失圖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何所刺之刺其闇于任人而致亂亡

也扶蘇猶言扶疎木相扶而植者如所謂扶桑扶移扶栁之類非小木也扶蘇喬松宜在髙山比賢人君子宜處顯位荷華游龍宜生下隰比狂狡之童宜備奔走令所庸顯者莫非狂狡故刺之

蘀兮刺忽也非刺也鄭人思黜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鄭人故不義突而賦此詩託風之隕蘀以見志叔兮伯兮謂大國也安得大國秉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

狡童刺忽也非刺忽也刺突之與雍糾為謀以殺祭仲也雍糾洩謀于妻而見殺突以出奔所謂狡童其謂糾乎惜其不與老成謀之而僨事

褰裳思見正也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不復以禮義相先故思得大國以正其名分焉狂童之狂也且謂大國不來正之者直以突之狂而無禮不足正耳絶望之詞也

丰刺亂也非刺亂也志悔恨也鄭女蓋有矜其族類門

地已許嫁而中悔者既而愆期無歸還自咎恨耳悔婚之志未必親迎之際曰巷曰堂直託喻耳叔兮伯兮不一人者已失所婚覬他姓之我求也
東門之墠刺亂也非刺亂也惜狷介者之遯世也除地町町然者謂之墠陂陀不平而可種藝者之謂阪踐謂樹栗之有行列也東門之墠其阪有茹藘焉是其人所居之地也樹栗林然有行是其家室所在也第絕人避世不可得而見耳

風雨思君子也喪亂之中樂見秉德不回之士也風雨淒淒以氣言風雨瀟瀟以聲言雞鳴不已語雞能司晨不為風雨晦㝠而廢其鳴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非刺學校廢也朋友失好者之相責讓也城闕都會之所非遐荒也以細故而斷平生之歡遂不相見是誠絕我矣

揚之水閔忽之無忠臣也非閔忽也諷聽讒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非閔亂也遯世者荅東門之墠之詞

也鄭俗尚縞故僑札相見贈以縞帶此云縞衣綦巾已之室也荼者苦菜河北最蕃今俗呼為舒菜如荼猶言如雲喻女子之衆非喪服之謂也出城闉者蓋相率郊外墦間之祭耳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非思遇時思其治也有道之世俊桀在位野無興草矣此何時乎君子在野田卒污萊國何當而治乎曰蔓草零露知田野之不辟也有美一人邂逅于草露之區知君子之在野也昔六卿餞

韓宣子子齹首賦此詩宣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男女思不期而會者哉

溱洧刺亂也非刺亂也志其俗之荒于游觀也韓詩傳稱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士女競出溱洧之上執蘭招魂續魄以祓不祥是則漢世以來上巳祓除所畤也蕑草一名都梁高四五尺性善殺蟲故士女秉之以祓不祥耳勺藥即今牡丹華于上巳之時中州等之荆榛折華以贈亦士女夫婦之相愛

非妄一男子見所悅而贈之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非思賢妃也盖賢夫人能警戒以成其君之徳也雞三號卒明而後蠅蚋交作已乃日出東方是為黎明久之日光被物是為大明朝會者雞鳴來集別色始入其時蒼蠅交作而有聲自此以往日亦出矣故曰匪東方則明日出之光傳寫之誤遂作月出故説者費詞而難通考之周史武王女適齊為

乙公夫人乙公生癸公癸公之子為哀公以荒淫誅

此所謂賢者其乙公之王姬乎

還刺荒也何荒乎刺禽荒也哀公好田無厭國人化之

遂以成俗狼似犬而大銳頭細腰高前廣後得人物

則殘其軀體而食之出必兩頭相恃猛捷貪忍雖用

兵者莫能免今曰並驅而從兩狼信便捷矣肩與豣

通田豕之健者

著刺時也刺不親迎也古者冕而親迎充耳瓊華乃冕

服中之一物著與宁同人君塞門之屏也唯邦君乃樹塞門親迎宜于國門今僅在朝宁之間簡禮甚矣送夫人者誚其非禮故賦此詩充耳曰瑱懸瑱之絲曰紞君紞五色臣三色曰素曰青曰黄謂紞也錯舉其色之三而五可知瓊華瓊瑩瓊英則紞之所懸之瑱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非刺衰也刺淫也旦而彼姝入室日夕乃出蓋大夫之妻入朝而其君以無禮加之耳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周制大事用日出令東方未明巳有以失朝獲罪者故託挈壺失職以刺之顛謂衣之領裳之要也今倒持之故曰顛倒裳衣晞者日光被物之名楚辭所謂晞髪是巳曰未晞者日未出也柳本賤木植諸樊圃則有主者猶挈壺之有其職也狂夫越樊折柳猶且瞿瞿四顧恐致誚讓況晨昏大朝之期可不以告其君乎此詩序在哀襄之閒盖厲公時矣

南山刺襄公也南山崔崔宜為虎豹所宅今乃雄狐蹲踞其間喻齊國之大而襄公以鳥獸行君臨之也葛屨賤物猶兩兩相伍冠緌微物猶雙雙為用各有耦也齊子已適魯矣豈吾耦乎蓺麻之法須得良田而熟耕之縱橫七徧麻乃無葉婚配之際可無審處其禮而但窮極其淫泆之心乎

甫田刺襄公也襄公嘗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矣又嘗伐衛而納紀季之酅矣又嘗與宋魯陳蔡再

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于諸侯之事也

内行不治徒負衆而恃力何能有成乎總角而弁躐等躁戚之喻也

盧令刺荒也何所刺刺襄公也令本作獜犬之㺃也鋂者大鎖之名也北方呼黑為盧而走狗之駿者則有韓盧環以繫項鋂以鎖之制其逸也鬈好貌偲強也義見說文

敝笱刺文姜也不獨刺文姜也正以刺魯莊公也莊公

不能制母之欲使之瀆亂于齊如敝笱不能止細魚耳鰥與鯤通魚禁鯤鮞鳥翼鷇卵皆其微也鄭箋訓義是已盈車之鰥事出孔叢又因是詩而生其說耳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非刺襄也刺文姜也蓋莊公五年夫人如齊師時事也薄薄輕疾貌發夕者急于赴齊即夕啓行不能待旦也豈弟訓為樂易謂其得行志意内快于已無有阻之者

猗嗟刺魯莊公也是蓋莊及齊人狩于禚之詩也歷舉

威儀技藝之長則其不足者自見頎而長兮言軀幹之壯偉也抑若揚兮言威儀之矜莊也美目而下皆述其善射之狀也目上為名謂張目注視而發矢也方射之時無所用舞舞則選兮謂射耦也射禮王六耦諸侯四耦猶舞佾列焉射者搢三挾一故稱四矢

詩故卷三

詩故卷四

明　朱謀㙔　撰

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武以封同姓曾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與畢萬此詩七篇皆未滅時之詩仲尼何以録乎魏者舜禹之故都其民俗儉約勤謹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可尚也

葛屨刺褊也何褊乎褊服飾之過儉也禮嫁者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曰女手未成婦也曰左辟曰象揥貴

者飾也曰葛屨履霜知服之非其時也曰要之襋之知其裳之敝裂須縫緝也冬服夏屨女執婦功在貧賤可耳貴者之家則固陋矣左辟者主賓相見主人就東階以辟尊是揖讓之事非婦初昏之禮也

汾沮洳剌儉也公路掌公之路車者公行主兵車之行列者正是一官變文叶韻耳公族則主公之同姓族屬者以是人而采莫采桑藚菲厥飲食下侵細民之利過於儉矣莫菜莖大如筯而赤節節一葉似柳葉

而厚有毛味酢而滑可羮亦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楚俗三月三日采以和粉為餌謂之龍舌料本草所謂鼠麴者也桑謂桑葚蕡謂牛脣

園有桃刺時也魏國褊急不能任賢日就侵削故刺之桃棘雖非美材苟樹藝得所其木亦可為弧為矢以除不祥其實亦可為核以充籩豆魏國雖陿苟得賢人治之亦當不至侵削今之侵削由不善樹人故也不知我之憂者乃曰彼所用賢矣子何為是言哉是

蓋勿思而已

陟岵孝子行役念父母也魏國介在秦晉迫於徵誅終歲奔命有往無返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託為內顧之詞以告哀耳岵屺之訓爾雅毛傳互異宜從雅訓可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國勢日危在位者志欲潔身違亂隱跡農桑而已行與子還兮謂桑者也

伐檀刺貪也非刺貪也父老訓勉子弟之詞也魏人勤

於治生謹於供上父老居常輒以耕稼狩獵之務勉其子弟言將治車必先伐檀以豫其材將効賦稅之供必先耕稼狩獵是務誠以君子勞心食必兼味非若庶民徒食而已此惟正之供所當急也其忠厚戒謹之風藹然可訓矣後世說詩者牽于孟子素餐之義大費辭而難通彼孟子斷章取義焉耳何得執以說此乎三百蓋古語百猶勸也左傳曲踊三百曹詩三百赤芾皆同此義胡取禾三百廛兮猶言何所取

此強勉盈壓之禾乎

碩鼠刺重歛也國小力微困于誅求民不堪命故託詞

碩鼠以道意貫與慣通謂慣習也三歲貫汝言始以

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殆已

習為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所能任乎郭景純言

碩鼠頭似兔而尾有毛其色青黄好在田中食粟豆

一名鼫鼠

唐堯故都也周成王以封母弟叔虞是為唐侯叔虞之

子燮嗣位以南有晉水改國號曰晉仲尼所録皆晉事也必稱唐存舊封亦以先王遺風之可尚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非刺僖也民俗歲晚務閒相與燕飲而交相儆也蟋蟀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云在堂則户下矣是黍稷告成之時也物變時移不知老之將至可無聚族類隣曲以燕樂之乎然時不我與毋安于逸樂而忘其職業瞿瞿却顧不至荒淫可耳休休者勤勞之甚思欲少息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非刺昭也晉人憂沃之逼故為危言以諷于昭也昭公嗣文侯而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曲沃桓叔桓叔得晉勢且偪昭晉大夫潘父謀弑昭而迎桓晉人不聽乃立昭侯之子孝侯焉此蓋有知潘父之謀者為是詩以覺悟于昭侯耳樞即刺榆榆則白枌也栲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杻材可為弓弩之榦一名萬歲即今冬青與漆栗皆堅韌之木積數十年乃成舉是六物者喻死亡在近不復能

待其成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沃有簒宗奪國之謀而昭公不知晉人賦此以警悟之耳揚之水水之淺而緩者其中白石易見喻隱謀之彰露也不敢以告人故為處密正以告昭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非刺昭也憂曲沃之益強也椒之為物枝強于本及其成實蕃衍本常因之以披喻曲沃之強盛終當并晉也

綢繆刺晉亂也何所刺刺潘父也三星在天夜之中也中夜束薪將俟旦而鬻之賤者之事也於此而有美粲之婦來奔彼束薪者不擇義理亦遽受之邂逅相得何其樂哉賤其行而深惡之故託為此詞

杕杜刺時也此何時哀侯時也哀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於是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為曲沃所執陘庭之田盖哀侯之弟所有者故以杕杜相比者諷之杜者梨屬

實小而酢枝竦葉大行者比之喻曲沃也獨行踽踽喻哀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陘庭也

羔裘刺時也非刺時也晉翼已亡晉人重去翼也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也我人謂翼也他人則沃也居居安適貌究究凋敝也言此羔裘之人於我甚適雖極凋敝我無厭弃之心唯其舊好之難忘耳

鴇羽刺時也何刺乎傷晉亂也昭公之後大亂者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遂其養親之志故賦此詩陸農

師言鴇無舌而連蹄性不集木今集木違其性雖罹危苦又以無舌不能哀鳴喻從役者濵于死亡無所控告也

無衣刺晉武公也刺僖王也曲沃武公始并晉國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因命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翼人傷僖王不能正沃之罪顧受賂而封之是以刺也子之衣謂天子之命服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非刺晉武也好賢之詞也晉之

好賢莫如公子重耳所從五臣卒以致霸此盖公子時作杕杜生于道周有菶則人趨比之今徒杕然挺立無復餘菶故行者逝而不顧傷已方處窮困無禄位以致士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獻公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皐落氏滅夏陽伐蒲滅虢襲虞伐屈以至敗狄于采桑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其喪亡戎陳者亦多矣角枕錦衾則卿大夫之室矣貴者且憂死亡況賤士

乎葛蘞附物得遂其生予之所美顧從役在外不遑寧止使我常有仳離獨處之嘆何哉怨懟之詞也誰與獨處猶檀弓所謂誰與哭者倒句法也百歳之後以死相要也歸于其居居字與夜不叶當是舍字之誤

采苓刺晉獻公也苓草生于下隰荼苦生于平原葑即蔓菁生于園圃三者皆非山中之物今曰采于首陽則妄誕矣然者許諾之詞苟亦無然謂且詳察真偽

㧞即以為可信而遽諾之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以附庸之國入為宣王大夫始有車馬之儀寺人之令還歸秦谷邑人搠見其盛故賦此詩秦仲既歸畧其名分與國中雄桀之士並坐鼓瑟其下感激榮遇願得及時逞志以効死力不能坐老牖下其悲壯之氣勃乎莫禦秦之所以強者由是

夫

駟驖美襄公也襄公以攘西戎之功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惟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公之媚子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鸞車而載田犬所尚可知矣孔子録此盖譏之非美之也載獫歇驕謂車載獫獢二犬以歇息之非獫猲獢皆田犬也詩緝稱田犬長喙而短喙者非田犬也毛傳誤耳爾雅所載又後世因毛傳而竄入之者也

小戎美襄公也非獨美也述其用秦俗而變周制也周

之出師路車有奭八鸞瑲瑲今則易以小戎俴駟不務持重唯便利是乘良人賢士驅以即戎不復尚德而唯力是競作者託為婦人念夫之詞蓋傷王政之不可復矣

蒹葭刺襄公也襄公奄有成周不能訪求故老修復先王之政教故作者刺之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葭即蘆也白露為霜時之變也蒹葭蒼蒼物未凋也喻周雖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用之耳逆流而上曰遡洄

順流而涉曰遡游用非其道猶逆流而上也

終南戒襄公也終南惇物雍州之鎮也地土廣大故有條有梅有屺有堂生物悉備君子臨此而有之錦衣狐裘煥然改觀矣宜其以功德被民壽考不忘也條一名稻即今山楸梅則酢實之梅皆南土所宜者崔靈恩本紀字作屺山之極北受風不生草木者也堂謂深山平衍之所隈燠能蕃草木者也舉是四者以明秦地之廣直被南北耳

黃鳥哀三良也黃鳥今之璘雀栖止无屋者此鳥十百為羣恒集荆棘間交交喧噪若有所語諭秦人閒用三良殉葬街譚巷議沸騰不息有所驚怪也誰從穆公而下則其所為譚議之畧矣詩所稱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則黃鸝也交交黃鳥小雅黃鳥無啄我粟則璘雀也名雖同而實異

晨風刺康公也何刺乎刺棄三良也三良見殺賢臣亦相率而遯世矣晨風鸇也善擊鳩鴿燕雀之屬鴥然

長鳴則烏雀咸匿藏茂林之中所謂為林敺雀者鸇也是巳苞櫟六駮苞棣樹檖皆北林之物烏雀所藏者也晨風一鳴而諸禽屏迹但見林木而巳喻康公殺三良而羣賢競引去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據巳去而言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託為康公自詰之詞也

無衣刺用兵也非刺也秦用其教變周俗也相要于無事之日相死于有事之年其好勇輕生尚功負氣至

如此先王之風于是乎熄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非念母也送舅氏重耳入晉也

權輿刺康公也秦所尚者武功所共事者權謀變詐之士於賢人君子宜其見踈薄也夏屋巾冪之設采色者周官染人秋染夏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檀弓封之若夏屋者是也五色具備謂之夏四簋之食黍稷稻粱也權輿始也者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詩故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故卷五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汪縁

詩故卷五

明 朱謀㙔 撰

陳

宛丘刺幽公也始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嬀滿而封之于陳是爲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之五世而至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度國人刺之然其習俗則有自來矣宛丘之下蓋禱祈之所擊缶擊鼓而舞鷺羽娛神也蓋若孫皓于巫覡武

于佛矣

東門之枌疾亂也何所疾疾男女之肆淫也始焉歌舞宛丘以娛神因而男女具集矣既而男女雜沓淫亂之志肆矣積習生常自宛丘而婆娑于市矣已則男女相狎而相取如孽在野之莜矣欲成而貽握椒使之慎言耳所謂市者亦非他有市也因南方之原來遊者衆故市肆具集而百貨陳焉今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趂虛是也䍐本訓數謂往遊頻數不一而

足也

衡門誘僖公也非誘僖也遯世無悶之詞也門之邃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横木為寄樞之用故曰衡門泌本作淠水名也非泉也說文淠水出汝南弋陽垂山東入于淮洋洋水盛貌淠水廣大自有嘉魚可食豈必河之魴鯉而後樂饑取妻可美豈必齊姜宋子而後適意皆寡欲無求之詞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何刺乎刺賢而遯世不見用也有衡

門之遯而後有是詩焉水經注稱陳城東門内有池水至清潔而不耗竭即此池矣漚者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湊麻必漸者使之柔韌可績耳

東門之楊刺時也何所刺之刺淫奔也東門有池固宜楊柳其葉牂牂而盛肺肺然而垂則向春之末迎夏之陽矣游者於此邂逅期以初昏相奔已而明星煌煌負約不至非謂親迎之際女有它志而愆期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不義殺太子免而

代之以亂陳國也墓門隧道之所唯無人焉故棘得而生之鴞得而萃之佗唯無良師傅故得肆於惡棘之防道無不斯之理鴞之既萃無不彈之勢以喻佗之弑逆終必見討悔無所及矣陳人盖知佗之逆謀已成猶未動于惡故賦此諷之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憂宣公之信讒也味其義非憂宣也蓋靈公私于夏姬憂其有所間阻也水隄曰防陵胥曰苕鵲巢于木不于防苕生于下濕不于丘誰為

此言以佞惑我之所美致生間阻使我忉忉而憂乎說文訓隄為唐中唐謂唐中非甓所也鷊謂綬草亦生下濕非卭之所産也

月出剌好色也何所剌剌靈公也靈公通于夏姬蓋嘗夜中微行往就之覬國人不我知也佼人謂靈公窈糾懮受夭紹皆微行潛蔽之狀公欲隱其迹而人顯言之明穢行之不可揜也

株林剌靈公也始焉淫于夏姬猶有愧心故月中微行

久之狎習則車馬驅而就之矣禮義大防既決弒逆

之禍必至故作者直斥其事也

澤陂刺時也非刺也傷泄冶之見殺也靈公淫于夏姬

洩冶以為君臣宣淫民無效焉靈公殺之澤之有陂

以防淫泆蒲與荷蕑皆芳潔挺直不屈之物喻洩冶

之能以禮諫君也傷如之何悲其死也寤寐涕泗追

惜之也卷與鬈同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則方正剛毅

之氣可想見矣

檜妘姓祝融氏後周武王之所封國于溱洧之間後為

鄭武公所并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頴之間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皆可取也鄶之為鄶可知矣羔裘謂鄶大夫狐裘則其君也有所恃而驕慢宜其逍遥翺翔無儆戒之心賢者知其必亡故憂而去之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按縞素誠喪服矣然而孔子素衣麑裘許子冠素玉藻君韠朱大夫素士爵韋冠禮三王共皮弁素積緇帶素韠未見素冠素韠獨為既祥之服也設果刺不三年胡為舍衰麻齊斬而唯素冠素韠是思哉古者平時無事則服素戎事則否是葢厭苦戎馬者思得息肩之詞耳棘者急也介冑之士衣裝必急欒欒猶曰攣攣如拘束之貌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非疾恣也傷鄶之垂亡而君不悟也

萇楚羊桃枝莖柔弱引蔓草上不能自立喻鄶君怠荒慠誕馴至亡國不知自謀也

匪風思周道也非思周道也鄭人偪鄶王室微弱無所控告追思西周之政不可復得也大風迅發行者遡之多至辟易車馬疾驅乘者雖逸多至怔忡今非風發也非車馳也而人心忡忡失常則以亡在旦夕無復有可恃賴耳北方魚少而貴故舉魚以為大烹

曹

蜉蝣刺奢也非刺奢也刺不知所務也曹在禹貢兗州之北漢之濟陰定陶是已青兗之俗工絲枲故齊紈魯縞之名滿天下曹處其間習其俗而加工巧焉舉皆衣裳楚楚以相夸曹小國也不知務農講武而纖縞是尚譬諸蜉蝣之羽朝生暮死而已我將何所歸宿乎憂其淪亡之詞也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此物伏柱礎間食木成穴久之生翼掘穴而出千百交飛尋亦墮地而死所謂飛蝗者也掘閱猶言掘穴管子

稱掘閲得玉古語云然郭璞陸璣謂蜉蝣為有角甲蟲炙之可啖者誤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小人尸位君子必見棄矣荷戈殺者候人職也三百者勉强之詞以是人而强授赤芾使備大夫蓋若更始爛羊胃騎都尉事矣晉文公數曹共公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亦左氏誤釋詩義而附會之耳鵜之在梁勢必濡首以漁喻小人在位必肆貪殘安得不遂其所求哉朝雨既霽虹霓西

見奮蔚瑣瑣之物莫不光豔得遂喻侯人受赤芾之寵也季女婉孌顧常饑餒喻君子之困窮也

鳲鳩刺不壹也非刺不壹也美公子欣時之壹其德也曹宣公卒公子負芻弑太子而自立欣時不義之也將出奔焉國人聞之亦將相率以從負芻懼自告厥罪請留子臧子臧反而致其邑明年諸侯盟于戚執負芻以歸將立子臧子臧固辭遂奔宋曹人請于晉曰若之何亡曹國之鎮公子乎晉人反之子臧盡致

其邑與鄉終身不仕事具左傳帶用素絲弁用綦玉
卿大夫服也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著其章也覩其章
則知其為子臧矣鳲鳩秸鞠性嗜桑葚月令所謂戴
勝降于桑者也始生山中數十為羣來集桑上其聲
秸秸鞠鞠此鳥知葚甘美常在桑間其子則六七遷
徙于他樹喻它人或為富貴移志子臧則守義不變
足以正四國也梅也棘也榛也皆其子所遷之木非
謂鳩有七子也

下泉思治也泉在井者謂之下泉易稱井洌寒泉食是也洌然寒泉宜以食人今顧以浸苞稂之屬費有用之財養無益之物民窮力困征誅不已由無明王在上慶賞黜陟以正四國耳故思昔時郇伯勞徠四方諸侯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傷今之不然也

豳

七月周公陳王業也周之王業始造于豳無非農桑狩獵之務衣食厚生之原先事教戒不違其時上以誠

撫下下以誠事上如是而已矣太王之時已自改朔故於十月而申命之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而建子之月則稱一之日也倉庚青鳥司啓者也以春分鳴令之百舌鳥也傳以為離黄則誤矣采蘩謂采皤蒿以薦新感雨露之既濡而興悲非欲嫁也七月鳴鵙月令所謂仲夏鵙始鳴反舌無聲者也四月莠葽謂遠志也此草微小而善延蔓僅可充藥必舉是者明勾萌庶物至此無不達也斯螽蚻螽爾雅所謂蜙蝑

今世所謂蚱蜢者也動股言躍也莎雞今之絡緯以股鳴者蟋蟀今之促織以翼鳴者鬱薁今之葡萄幽土所宜者葉大多陰故謂之鬱鬱小者曰薁俱佳果也瓜即甘瓠壺則苦匏瓜以佐饌壺以涉水鶡冠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已黍稷重穋舉黍稷早晩之種言之也禾麻菽麥該五穀而言之也獻羔祭韭是仲春之禴祭非為開氷也氷以去暑仲春猶寒何得便用氷乎申豐之說亦誤釋詩而附會之耳

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惡鳥常攫鳥子而食云撤桑土而綢繆牖戸則謂鵲巢矣鴟鴞以喻武庚鳥子以喻管蔡鵲巢則喻王室也恩斯其子也勤斯其室也桑土桑根之浮生土面者毛傳訓荼為萑亂之苕韓詩訓租為積風雨漂揺喻流言之惑成王也予維音嘵嘵正明作詩以貽成王之意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非始征也東征而還勞歸士也岐周在西故謂三監之地為東山慆慆訓久在東三年故

云久也蠋蠶屬自能作繭蜎蜎屈申貌蠋在桑野作繭喻征夫無家自制裳衣而歸也伊威長角長股背窿而短斑色有文常依室中隈奥而生今俗謂之潛虒非鼠婦也熠燿宵行謂螢也夜中見光不見螢故曰熠燿非有所謂如蠶之蟲也鸛善瞻視四遠無人乃下取食今鳴于垤虛寂可知非為陰雨非為食蟻也瓜苦苦葉之匏也栗韓詩作蓼訓衆也親結其縭解其父母所結女子之縭也天一地二數之始也天

九地十數之終也陰陽男女配合相成故曰九十其儀

破斧美周公也非美也西歸之士荅東山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皆析薪之具唯銎孔異耳釜之有足者曰錡無足者曰錸皆炊食之具非鑿屬也錡之為釜既見采蘋錸雖無訓可以類求矣斧斨錡錸之破缺明從役在東之久也四國謂殷東徐奄熊盈之屬欲匡正之使化于義固王室也乃今念我勞苦賦詩慰之

其恩德亦何大且美哉

伐柯美周公也非美周公也周公將歸貽詩二公也周公以避流言居東二年適有風雷之變成王啟金縢而得周公請以身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諸史與百執事而信焉王乃迎公夫金縢之事史與百執事皆得而知之二公豈不知而待問乎盖以堅王之信也調劑啓廸之間二公之力多矣故周公將歸而賦此詒之伐柯伐柯喻用力之勤取妻媒克喻調劑之

善其則不逺喻已當與二公同朝互相師法以成治化也籩豆有踐謂得相聚同燕好也

九罭美周公也非美也東人送周公之詞也周公始避流言武服即戎至是成王感悟以衮繡上公之服迎之故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故曰是以有衮衣兮託為創見之詞也九罭魚網之多囊者所以致魚使不得逸也九罭之求鱒魴喻衮繡上公之服迎周公也所者用力之詞公歸無所言易於歸也

狼跋美周公也非徒美也二公答伐柯也狼之為物大口細腰每殺一物隨啖而盡一皆聚之胡中纍纍然重徐步而反齝之當其行也常恐跋胡而跲尾以貪殘而致累耳小人患得患失之憂何以異此周公大不然矣昔以流言去位無慍容今以上公迎還無喜色東征克亂之功一切歸之戰士而不自居其度量廣大謙抑恭謹何如哉赤舄者衮繡之一物舉赤舄而衮繡可知焉

詩故卷五

詩故卷六

明　朱謀㙔　撰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曰燕羣臣是也曰嘉賓贅詞也燕羣臣者通上下之情廣咨訪之益何取興于鹿鳴乎鹿性警而善猜見人必驚顧逸去此云呦呦食苹安適可知喻燕飲之際略威嚴洽懽好通話言去猜忌也猜忌去話言通德音可得而聞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自遠而來歌此以燕勞之也
監本池鹽因風日而成未經煅煉故其性不堅固王
事靡盬謂王事理須慎重不敢不堅固也鳥短尾者
為隹隹屬之翩翩而壹宿者莫如鳺鴀今鵓鴿也此
鳥謹慤有常雖移之遠所猶識故處翩翩來歸喻使
臣往而復返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皇猶煌煌言華之紅白燦爛
也方當陽春桃李爛漫景物暄妍萬物各遂其生孰

無室家燕婉之好乃今皇皇之華不覩于家庭而覩于原隰怨曠之情不言可知矣詩人妙于體物不盡其詞往往如此善讀詩者自得之

常棣燕兄弟也周公既以大義誅管蔡矣恐兄弟之恩由此遂薄故因燕同姓而歌是詩常棣白華鄂跗一苞數萼予如櫻桃即今郁李詩舉此者喻兄弟同胞而產非它姓比也裒之訓聚原隰裒矣言已死而葬原隰聚土為墳也脊令小鳥其性慧黠每雙下取食

屢啄屢顧見人必疾鳴飛去其疾鳴者警同羣也兄弟見患相救亦猶此矣恒訟曰鬩務與侮通言兄弟不幸而致恒訟情已乖忤一旦卒有外侮橫加必且同力抗而禦之不覺宿忿之銷矣天性原親故也雖有良朋屈于理勢即欲禦之不可得矣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非燕朋友故舊也燕異姓諸侯之樂也伐大木者始有丁丁之聲舉大木者乃用許許之力明致大物非一人可辦治天下國家必求輔相

以佐助之也黄鳥冬蟄谷中春深乃出性好雙飛其始遷喬必嚶嚶求友得友乃去喻人可無求其朋友乎以筐筰酒曰釃酒之不釃安得藇然而衍以喻朋友不求安得成其好乎故有肥羜肥牡必速諸父諸舅而燕饗之也

天保下報上也鹿鳴以至伐木皆上所以燕其下此篇則下所歌以答其上也何福不除福日新也以莫不庶福蓄庶也罄無不宜無拂逆也以莫不興無衰替

也以莫不增無耗損也徧為爾德無異心也人臣將以福禄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公先王以詒之尊敬之義也

采薇遣戍役也何所戍戍玁狁也玁狁北狄在漢為匈奴今之北方諸部是矣春中往戍至冬始還故首敘薇之初生終以雨雪霏霏也維常之華即唐棣也名南以興王姬之車此詩以興君子之車皆喻車飾之繁縟也制勝莫如車北地廣漠侵掠無定所戍者聯

車為營無有定在一月三捷防秋之効也豈不日戒

待代者也

出車勞還率也南仲其率也毛傳謂南仲者文王之屬

竹書紀年因附會之然尋考大雅蓋宣王時詩耳簡

書者邊徼告急之書非戒命也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秋冬之際也斯薄伐西戎之日也至春而歸則奏績

矣

杕杜勞還役也出車以勞其率杕杜以勞其士衆周德

於是乎浹于人心矣杜梨成實其葉盡脫杕然而立深秋之候也其葉萋萋復生則春晚矣明從役之久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非能備禮也盖還率之答出車也西北土厚水深牛羊多而魚鼈少故燕享者以魚鼈為備物舉所貴也魚具鱨鯊魴鱧與鰋鯉它品之豐可知矣

南陔白華華黍有其義而亡其辭朱仲晦以為三篇有

聲而無詞夫無詞安得而有聲三篇之名何自而起乎由庚崇丘由儀三篇皆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燕享通用之樂也鎬京北高南下水澤歸南嘉魚集之故罩汕施焉與君子有酒宜與嘉賓燕樂也豈必江漢丙穴而後有嘉魚哉曰嘉賓曰甘瓠上燕下也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喻嘉賓燕已而復燕之如鵻鳲往而復來敬愛無已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以答南

有嘉魚也古者君臣燕飲必賦詩焉或以通其誠或以宣其志故小雅菁莪以前多上下施報之詞此詩五章所舉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地者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也李也能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杻也枸楰也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其取材之相當非直叶韻而已也臺莎也萊藜也杞枸杞也栲栲櫟也杻檍也枸苦楸也或曰枸椇一名枅枸

蓼蕭澤及四海也非澤及四海也天子燕諸侯諸侯賦此以致頌禱也蕭蒿屬葉碎細而有香周人焫蕭合羶薌而祀神尚臭也蕭葉既碎受露為難今曰零露湑兮明燕飲之久夜向深也我心寫兮下情得上達也燕笑語兮霽威嚴也譽處猶言游處振鷺之永終譽韓宣之譽嘉樹訓同也令德壽豈并壽考豈弟言之也已燕則有車馬之錫故曰鞗革沖沖和鸞雝雝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蓋天子荅蓼蕭之歌也湛露匪陽

不晞期燕飲之達曙也露重則豐草俯垂飲在宗室則欲極其醉飽也杞棘葉小而受露夜極深也椅桐之實離離下垂喻諸侯既醉能恭謹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天子賜有功者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今獨稱彤弓舉所貴重者言之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非育材也諸侯荅彤弓也莪謂之蘿似邪蒿而細科香美可餌即今蒔蘿其苗與蒿相似者莪微物也以采自中阿故得登于食品喻已有

微勞見知天子得蒙殊寵也錫我百朋謂彤弓也楊舟沉浮未定喻已功罪未審也既見錫予之寵怦怦之心始獲安定矣敬慎之詞也古者以貝為貨貝有五等二貝為一朋大貝一朋直錢二百十文壯貝幺貝小貝次之不成貝者不得為朋枚直三文曰百朋者二百貝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尹吉甫北伐而歸宣王燕勞之也焦穫澤名在今陜西涇陽縣北去鎬京百里太原即今

固原去朔方五百餘里玁狁在其東北則入周要路當在此矣季本云然張仲蓋同吉甫北伐而驂乘者
采芑宣王南征也荆蠻負阻自古為患虞夏之際則有三苗成湯武丁之世則有荆蠻周公亦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及周之衰復抗王命宣王中興命方叔征之芑菜陸疏謂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可茹亦可生食蓋即今之油菜南人布種田間用以
腴田者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采之甚易

為力喻方叔之征荆蠻不難克也反草曰菑賈思勰言正月菑强土二月可菑美田三月可菑白沙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知用芑于菑所以為腴也服其命服蓋若羊祜輕裘緩帶之意也鷹隼飛薄雲霄下察豪末所攫必得以喻方叔廟筭先定師不虛發必制勝也兵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令曰鉦人伐鼓明有進而無退也執訊獲醜詰問所獲之衆而差等其罪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既攘夷狄復修文武之政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講武焉甫草者畜牧之地周語所謂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是也搏獸于敖圃草之所也敖山在今鄭州滎陽西十有五里會同有繹諸侯相繼而至也決拾皆射具決以護右指拾以護左臂柴說文作𢇁訓積也謂積所獲之禽也猗讀如綠竹猗猗之猗兩驂不猗謂範我馳驅不詭遇也破讀如波北方之音也有聞無聲言但聞金鼓之節制絕無

徒御之喧囂軍政肅然蒐獵之禮於是乎大成誠可謂君子之軍矣

吉日美宣王田也何所田西都之田也大阜者草木隈隩之所獸所聚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為田除害也害稼穡者莫甚于鹿豕故田獵獨取之曰麀鹿曰小豝皆是物也田而得兕是為大獲徒林之殪青兕之彈皆其比矣

鴻鴈美宣王也何美乎謂能安集來歸之民也厲王之

虐道路以目榮公專利民命不堪流散于四方者多矣宣王中興勞來而安集之還歸者喜得所而追賦此詩鴻鴈秋南春北以辟寒暑民自喻也爰及𢹂挈之也𢹂挈可矜之人同歸故里哀其鰥寡孤獨無所恃賴耳凡鳥遠來棲集必噭噭羣鳴若喜得其所也我令作歌非宣驕矜之意也亦自述其劬勞之苦耳鴻鴈兩物形畧相似第鴻大而鴈小鴻白而鴈蒼古之所謂白鴈今之所謂天鵞則鴻也漸爻取象于鴻

飛有行列可知矣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者是也宣王始勤終怠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以納諫此殆姜后之所作乎夜未央未中夜也艾者衰盡之名夜未艾漏未盡也夜鄉晨則漏盡而將曙矣

沔水規宣王也非規宣也諸侯相戒宗周也其時蓋有不來朝者王將起諸侯之師以伐之受命者賦此以諷諭將見伐者焉流水朝宗于海喻諸侯當宗王室

也隼之飛揚將有所擊喻宣王將伐有罪也兄弟諸友諸侯相謂也師之所加國將蹀血誅罰亦不小矣奈何獨無父母之念乎諷其悔罪入朝禍亂可免也隼之方揚未有定擊今則率彼中陵擊者有定所矣衆所共聞形之訛言矣汝獨不知所懲乎我之友邦誠能率職來朝則讒謗何自而生乎痛誨之詞也

鶴鳴誨宣王也鶴性嗜魚籌量進止所取必得方其欲漁之時寂然若寐魚不之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

魚聞其聲爭自潛藏矣故曰鶴鳴于九臯魚潛在淵喻殺伐之志外形人將震懼而遠去也茂林之下不能無隕籜喻大德者不能無小疵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喻微賤之言亦有時而適用也水所衝盪之級謂之臯云九臯者喻涯岸之高深也鶴以取魚故即彼臯壤耳石謂砂石今觧玉者用邢砂詳味是詩豈諸侯之答沔水乎抑將料民太原之時乎詩道廣博弘通不可以序槩之類如此

祈父刺宣王也傳稱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為敗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蓋其事也祈圻通謂王畿也司馬掌封畿之甲兵故曰圻父爪牙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者今之衛士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諸虎賁氏今以軍數不足移之以行故曰胡轉予于恤尸典治也為其母主治饔飱知其為獨子無旁兄弟矣獨子違母從征是以其詞甚哀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何刺乎鶴鳴之應也王不納誨賢者懼禍及身故去之駕白駒者自比二王之後示不臣也前二章將去而勉留之後二章已去而懷念之生芻一束白駒樂得其所也其人如玉執志不回如玉之堅也

黄鳥刺宣王也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來依于王室者及其季年政體怠荒禮意衰薄窮困而不遂思返故國而賦是詩黄鳥謂瑺雀非鸝黄也桑穀竝

有實栩即杼也其實似栗而小狙公賦芧者是也凶年儉歲人皆采之以充饑託言黄鳥無啄此物留以待我為糧困極之詞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黄鳥刺薄同姓此詩刺薄異姓諸侯也昏姻之故謂與王室有甥舅之稱也周制賓至門尹除門司里授館甸人執薪廩人獻餼以示厚也今皆不然故以行野蔽樗為喻遂牛蘈今之羊蹏菜也蓄燕當根正白可熟噉療饑蓄讀如逼異讀如翼

成誠通實也實非賢哲富足而遠我亦直好新作異而已論語齊景公章所引斷章取義耳

斯干宣王考室也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衰未久而幽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斯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妲己亡殷之事也前後間斷無所附麗故録于此

秩秩斯干堂基崇高階級以次而上若犯險也幽幽

南山南見翠微之山依希難審也竹苞喻堂基之堅固松茂喻南山之常青古公作岐百堵皆興此亦百堵不欲過侈故曰似續妣祖室西南隅謂之奥常患其闇築室之時於其所置戸牖焉故曰西南其戸如鳥斯革革者疾也謂棟宇之制如征鳥厲疾盤于雲中高且平也如翬斯飛謂丹彩之飾如文雉奮翼煥乎其有章也堂以構室垣以繚堂故曰君子攸躋殖殖深邃有容之貌覺明爽也庭則深邃有容楹則明

爽通光噲噲猶快快爽塏之意也正謂正寢即路寢也寘謂奥突則室中也大人謂太卜掌三夢之法者周禮赤璋以禮南方㚒之以璋南面之象也裼字韓詩作禘小兒被名也男子生衣而裳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則衣以褓被并手足而裹之示其無外務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考室考牧篇次聯絡盖亦成王時詩世道綦隆生息蕃廡故史氏述之爾雅牛之屬黑唇

曰羳黑皆曰羜黑耳曰羦黑腹曰牧黑脚曰犠今獨舉一羳至于九十其餘可類推矣三十維物則羜羦牧犠之物也周人尚騂物至三十騂其備矣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别羣也皆牧法也賈思勰言牧羊者須緩驅游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率十羊二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羣不孕必瘦瘦則經冬或死矣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争歸陵矜不讓故曰矜矜兢兢非堅彊也羊皆健前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

矣牛羊既休牧人安寢明旦則以夢告于王王使太卜占之一國之衆非衆也乃魚也是乃豐年之兆也郊野龜蛇之旐非旐也乃鳥隼之旟也是盖室家蕃息之兆也即一牧豎之夢孜孜焉卜以求之矧賢人君子之言乎此周室所以得人而國祚所以靈長也

詩故卷六